

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

許雪姬

目次

- 一、前言
- 二、赴歐美背景及其旅程
- 三、旅遊的收穫
- 四、撰刊遊記及其特色
- 五、《環球遊記》的重刊風波與版本
- 六、結論

一、前言

《環球遊記》乃林獻堂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起（註一）至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抵橫濱止，約一年時間在歐美各地遊歷所見所聞，有感於心而筆之於書者。《環球遊記》於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以《環球一週遊記》開始在《臺灣民報》連載，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十月三日止，共連載一百五十二回。有關《環球遊記》過去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一般談日治時代臺灣文學史的，大都鍾情於詩、小說，對散文類較少著墨；而對林獻堂本人的研究也較重視其政治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對於其文學的一面大半只在其樸社中的地位。九〇年代以後，施懿琳等人在《臺中文學發展史》中介紹《環球遊記》的內容，譽之為〈

臺灣第一部世界遊記〉，且建議本土教材應予選錄，使臺灣的青少年能及早認識自己的歷史。（註二）廖振富也在博士論文中以〈樸社三家詩研究——林痴仙、林幼春、林獻堂〉為題，探討林獻堂詩的風格，並賦予其在詩界的地位，（註三）這是相當令人可喜的現象。

《環球遊記》連載時頗膾炙人口，原因無他，此遊記非一般文人描寫山水的篇章可比，而是林獻堂靜觀歐美諸國政經情況，參照當時臺灣的現況所發抒的感想，故能吸引讀者。當連載結束後，林獻堂在讀者及親友的鼓勵催促下預計出書，他也對內容做了部分修改，甚至請林幼春寫序，但此書一直到《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問世時方做為其中的一部分出版。何以《環球遊記》在日治時期未能出版單行本？這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之一。

至於《環球遊記》中林獻堂呈現出何種看法？在環球旅遊中得到什麼經驗，都有必要進一步研究。

本文主要使用林獻堂留下的〈灌園先生日記〉及其他相關作品來探討《環球遊記》可透露的意涵。

二、赴歐美背景及其旅程

環遊歐美在一九二〇年代並非易事，除了旅行必須擁有的體力外，金錢和外語能力也必須具備。林獻堂有心遊歷歐美始於一九一〇年春率子攀龍、猶龍赴東京求學時，當時林

獻堂三十歲。何以這一宿願需要十八年後才得一償？主要是他不具備外語能力，在沒有導遊的情形下，欲做歐美漫遊，猶如緣木求魚。一九二五年長子林攀龍畢業於東京帝大，旋赴英國牛津大學深造；一九二六年次子猶龍畢業於日本商科大學（今一橋大學），兩子日、英語俱佳，（註四）赴歐美旅遊的必要條件已經具備。

何以林獻堂未在猶龍畢業後即出發？主要是公私兩忙，尤其一九二七年初正是文化協會分裂，由連溫卿、王敏川取得掌控權，他雖仍被推為中央委員，但頗想辭退；然而原是同志的蔡培火、蔣渭水、彭華英卻拒絕擔任委員，且當場退出文化協會；林獻堂為顧全大局勉強接受委員，但提出附帶條件二：一、不可選自己為委員長；一是僅擔任委員至赴歐美旅遊之日止。（註五）避開此一人事紛擾，出國一遊，暫拋臺灣的不快，是最好的選擇。

林原本三月即將出發，然二十一日與弟階堂騎驢出遊，以致墜下馬背，手不能舉箸者有一個月之久，此事亦使其延後行程。另外，同志如蔡、蔣兩人都勸林以此次赴歐所費之四、五萬圓捐作革命基金相勸，（註六）林獻堂絲毫不為所動；因旅遊歐美早萌其意，欲效梁任公遊歷歐洲，觀察各國政經事務，俾益後來的革命事業，是必要的經歷，故依原訂行程出發。

林獻堂原有寫日記的習慣，但並非逐日繕寫，（註七）但他卻有意將漫遊歐美之所見所感寫成遊記。他出發之前至少看過英人遊記，（註八）康有為《意大利遊記》、（註九）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註一〇）因此在一九二七年的日記中翔實記載了每日行程及所見所聞；在九月三十日即動筆寫倫

敦遊記。（註一一）

由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及《環球遊記》所載可知，林獻堂父子三人的行程以巴黎為中心，再轉赴他國遊歷（註一二），進出巴黎凡五次。茲將其行程整理如下：

一九二七年

- 5. 15 自基隆搭鳳山丸起程。
- 5. 16 抵廈門，林資炯來迎。
- 5. 17 抵汕頭，因當地戒嚴未上岸。
- 5. 18 抵香港，陳省三（望曾）、陳雨三（望霖）等人來迎。
- 5. 21 自香港往新嘉坡。
- 5. 26 抵新嘉坡，見臺銀支店長宮島鐵二、石煥長、陳甲（嘉）庚、林由義、郭松根。
- 5. 29 離新嘉坡，抵彼南（檳榔嶼），再自彼南出發。
- 6. 2 抵古倫姆（即今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起程赴亞丁。
- 6. 10 抵亞丁，出發經蘇伊士運河。
- 6. 14 抵開羅。
- 6. 15 由埃及海港波亞士出發。
- 6. 18 抵義大利南端之レジラ。
- 6. 19 抵那坡里，旋往法國馬賽。
- 6. 20 抵馬賽，長子林攀龍加入行程。
- 6. 22 抵巴黎。
- 6. 23 訪問板橋林家林柏壽。

6. 27 自巴黎出發抵英國倫敦（坐車抵美法間的加禮海峽，換汽船，抵英國多維港，改乘汽車往倫敦披野遜家二樓住宿）
8. 15 遊英格蘭北部及蘇格蘭。
8. 24 回倫敦，接後藤文夫總務長官電報，欲任其為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辭之。（註一三）
8. 31 鼻蓄膿，病倒。（註一四）
9. 17 痊癒出院。
10. 3 自維多利亞港出發，經加禮海峽，抵巴黎。
10. 9 自斯特拉斯堡出發，換乘德國車，抵德國海德堡。
10. 25 自柏林抵丹麥哥本哈根。
10. 29 回到德國漢堡。
10. 31 抵荷蘭鹿特丹。
11. 4 抵比利時（時稱白耳義）安特衛普。
11. 10 回巴黎。
12. 27 由尼斯到摩納哥（時尚未獨立，屬法國，今為摩納哥王國）。
12. 29 抵義大利熱內亞。
- 一九二八年
1. 14 抵瑞士伯恩。
1. 19 回抵巴黎。
2. 18 自馬賽抵西班牙。
2. 27 回抵巴黎。
3. 14 由巴黎 San Lazzare 駛往 Cetble 港，搭上 Achitania 號大汽船赴美，林攀龍回英。
3. 20 抵美國紐約。

4. 10 自紐約到華盛頓（再回紐約三天）。
4. 18 自紐約經波斯頓（往芝加哥）。
4. 22 抵芝加哥。
4. 25 抵 Dodge City。
4. 27 抵 Grand Canyon。
4. 28 抵洛杉磯。
5. 1 到 Yasmite。
5. 2 到舊金山。
5. 9 由舊金山登天洋丸（往橫濱）
5. 25 抵橫濱。

此次旅行在倫敦旅遊最久，共九十八天，但其中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十七日生病，能遊覽的時間為八十天。其次為巴黎，（註一五）共逗留八十一日之久，她是林獻堂的最愛，他在遊記中稱對巴黎的印象遠勝倫敦，（註一六）故特別又寫了〈再會巴黎〉以誌念。（註一七）林獻堂終其一生再沒有機會到歐美。與同時代的人相比，他雖未在日本留學，但戰前在日本居住的時間也長達二、三年，遊歷日本各地，並留下誌景詩文；他之前雖去中國三次，卻無詩作、遊記留下，主要是停留的時間不長，且中國大陸相關的遊記、詩詞不少，（註一八）不需再踵事增華。他因為有歐美旅遊經歷，因此也被邀參加歐美同學會。（註一九）

三、旅遊的收穫

林獻堂此次旅遊重點在英國、德國、法國、瑞士、比利時、西班牙、丹麥、荷蘭、意大利、美國；但亦路經中國廈門、汕頭，英國殖民地香港、新嘉坡、檳榔嶼、錫蘭可倫坡

、亞丁、埃及。他這次旅遊既是蓄意已久，因此對各國的歷史沿革應稍有涉獵；而此次的旅遊對他而言是第一次面對歐美元文化，因而得以做粗淺的東西文化比較，對臺灣所發生、所面臨的自治問題、議會設立問題，及婦女問題，他都細心觀察；也由於他具有文化素養，因此歐洲的博物館、皇宮、公園、歌劇院是他觀賞的主要對象；在旅遊中得以面見好友，亦是這趟旅程的另一收穫。但這趟行程，他想去參觀經不斷努力才取得自治的愛爾蘭，以便深入瞭解梁啟超要其效法愛爾蘭求得自治的方法，（註二〇）卻因病而無法成行，是此行唯一的遺憾。（註二一）在旅途中也有虛驚一場之事，如搭火車欲自紐約往波士頓時，與猶龍失散，幸得林茂生協助，才知該搭何車，比一上車車即開，可謂間不容髮。定神後在車中之殆遍才找到猶龍，林獻堂自稱：「蓋自旅行以來，未有如此次之著急與驚惶也！」（註二二）另一次是在旅行之初的六月二十日在馬賽登陸時，發現父子三人身邊的款項不到五十圓，事因接受友人之勸，不敢攜重金在身以防被竊；只帶千圓即上路，而自馬賽到倫敦尚有七天，無錢可用，後幸得解決，（註二三）然林獻堂當時面臨極大的恐慌。

不論是好、是壞的經驗，都是林獻堂一生中不能磨滅的記憶，以下略述此行的收穫。

（一）會見親友是此行一大收穫：他鄉遇故知之樂不須多敘。在廈門時得以見到其堂弟林旭初，即林資炯，幼春庶弟。板橋人林木土，他在一九一二年（大正二年）畢業於臺北「國語」學校師範部，旋入板橋公學校執教，同年參與李延禧等人策劃成立的新高銀行，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放棄教職轉任於新高銀行廈門支庫，翌年升任支店長，迄新高、商工兩

銀行合併時仍在任。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回臺任商工銀行大稻埕支店長。（註二四）林獻堂赴廈時，他是商工銀行廈門支店長，林鼎禮則為板橋林家林爾嘉的第三子，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科，先後受聘為廈門同文書院院長，再入林家姻親黃奕住投資大半的中南銀行任職。後回臺任訓眉建築株式會社社長。（註二五）林獻堂赴廈時任同文書院院長。

到香港後又受陳望曾、陳望霖兄弟、郭春秧及樹諧、維湘之歡迎。陳望曾字省三，臺南人，進士，歷任廣東勸業道、廣東布政使。民國成立後即隱居香港。（註二六）陳望曾與霧峰林家的關係，據聞曾得林家支助方能赴京考進士。其第六女陳瓊碧嫁給林獻堂堂兄林烈堂之長子林垂拱為妻，後因生產過世。林垂拱再娶陳望霖的女兒陳瓊珍，亦不幸早逝。

（註二七）而陳瓊碧則為林柏壽妻陳瓊枝之妹。樹諧，又稱樹階，陳望曾之子。（註二八）郭春秧則是在南洋的大茶商。

（註二九）

到新加坡後和陳嘉庚、林由義、郭松根等人見面。按陳嘉庚為南洋僑領，著有《南僑回憶錄》一書，一生中設立集美學校，廈門大學華僑歷史博物館（在廈門）以經營橡膠為主。（註三〇）林由義不詳其生平。郭松根，一九二六年畢業於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以後到中國及南洋各地遊歷，並在英領新嘉坡市 Victoria 醫院任職，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才辭職回臺任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技手，研究熱帶醫學，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得到京都大學博士學位。（註三一）林獻堂到新嘉坡時，他正任職於 Victoria 醫院。

第一次到巴黎時見到林柏壽、林景仁叔侄。按林柏壽為林維源第四子，一九一〇年赴東京修習經濟學，一九二三年

回中國學漢學、英語，一九一八年回臺管理柏記產業，一九二四年帶妻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經濟。一九二六年八月再轉到法國巴黎學法律。閒暇亦好遊山玩水，足跡遍瑞士、義大利、德國、英國等處。(註三三)林獻堂到巴黎時正在法國學法律的林景仁爲林爾嘉長子，一生未入正式學校就讀。他有傲人的詩才，(註三三)並懂日、英、法文，思想開明，妻爲南洋蘇門答臘橡膠王張煜南(屬籍廣東潮州)之女，張家的財富在林家之上，(註三四)他在南洋投資日麗銀行，也曾計畫要設立一飛行公司，皆未成功。(註三五)回臺後任新高銀行董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監事，主持訓眉記，(註三六)借因歐戰後，世界經濟蕭條，他也損失不少財產(一說爲賭博之故)，爾後隨父爾嘉赴歐七年。(註三七)林獻堂赴巴黎時，他才剛陪同岳母赴荷蘭旅遊回來，是日下午即將返回所居地瑞士。(註三八)

林柏壽和林獻堂的交情，可追溯到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的交情，清代之往事固無庸論矣！日治時期，先是林獻堂與林柏壽在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時因南北縱貫鐵路修成，舉行鐵道全通祝賀式時，兩林都去參加而見第一次面。(註三九)以後林獻堂在倡導同化會時，林柏壽之兄祖壽，霧峰林家的林烈堂、林俊堂都積極投入；(註四〇)設立臺中學時，兩家都捐出鉅款。(註四一)至是一九二七年林獻堂遊巴黎時，林獻堂因病(註四二)由林柏壽赴公立醫院請大夫至花山旅館爲林獻堂診療，並做翻譯；(註四三)而這之前，林柏壽接待林獻堂父子三人出遊，夜並同觀紅水車歌舞劇。(註四四)兩人或兩家的交情可以想見，固不必再論林烈堂子垂拱與林柏壽是連襟。

到英國後他遇到文姑娘、(註四五)及梅牧師(註四六)介紹的長老教傳道局女理事鍾氏。(註四七)七月二十二日午後四時去參加鍾氏舉辦的茶話會，除林家父子三人外，牧師、姑娘共有十六、七人，能通言語者有文姑娘、威牧師夫婦以及二位姑娘，一位翁姓的汕頭人，(註四八)八月五日又接受勝姑娘招待。(註四九)林獻堂父子受倫敦傳教士的歡迎，主要因林獻堂善待傳道人，且曾以日幣五百圓購買三百六十坪土地獻給上帝，做爲興建霧峰教會之用。(註五〇)林獻堂敬重傳教士，是個基督教的追求者。

文姑娘即文安(Miss Annie E. Butler)，她在十八五年(光緒十一年)與朱約安姑娘(Miss Oan Strat)來臺工作，除執教於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成立的長老教會女學校(設於新樓)外，也負責巡訪教會，及基督教家庭，教導白話字使能讀經；另外也向外佈道，幫助患病的婦人，並向高雄梅醫生學助產術，免費爲婦女接生，可說是一個人兼任三份工作。(註五一)文姑娘於一九二七年七十一歲時離臺回英，(註五二)是年三月十一日特地到霧峰拜訪林獻堂，告以五月下旬將回英國。(註五三)兩天後林獻堂帶同夫人楊水心及林猶龍到霧峰教會向文姑娘答禮，(註五四)邀其於翌日晚上到林宅赴餞別宴，是日同席者除林獻堂、林猶龍夫婦外，也招待時任霧峰教會的傳教師蔡兩全夫婦，(註五五)及文姑娘、林姑娘。(註五六)林獻堂頗感於文姑娘在臺傳教四十年之精神。(註五七)翌日林獻堂與林猶龍父子前往送別即將赴臺中、從此不復來臺的文姑娘。(註五八)不意其五月下旬回英，七月二十二日即得相見，可謂他鄉遇故知！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林獻堂父子到瑞士伯恩，後到日內瓦，乃去拜訪住在此地的林景仁，及其六弟克恭，並由林景仁導遊，再回其家接受晚餐招待，林獻堂稱：「數月以來不啻故鄉烹調之風味，食之而不覺其飽也。」（註五九）晚餐後又赴舞廳跳舞。林獻堂自認是受到禮教束縛之冬烘，無勇氣與女性共舞，惟把酒靜坐看人行樂。翌日景仁、克恭再來邀林氏父子登山看滑雪。林獻堂本要向在阿圭薩山中靜養的林爾嘉致意，因往返需三四天遂作罷！（註六〇）

林克恭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法科，後專攻美術，其作品曾入選英國皇家畫院，妻子為瑞士人。（註六一）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林獻堂父子二人抵達紐約，住進賓夕凡尼亞旅館，林茂生即往會晤。（註六二）林茂生原有意與林一起渡歐，卻因有事而直接由橫濱乘ユレヤ丸赴美，

（註六三）至是而得面晤。雙林認識，也許在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林茂生為臺南長老中學創立「後援會」，為學校籌集基金，而到霧峰見林獻堂為始，唯史不足徵。但林茂生任臺灣文化協會評議員，當為林獻堂推薦的結果。同年起連續三年在霧峰萊園舉辦夏季學校時，林茂生被聘為講師之一，講授哲學、論理哲學、西洋文明史等課程。一九二七年林

茂生公費（臺灣總督府）赴美留學，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Teacher's College 拜在杜威（John Dewey）、羅（Paul Monroe）門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即林獻堂滯美期間，他取得碩士學位，並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註六四）

在林獻堂停留紐約期間，林茂生陪林獻堂嗜李鴻章於紐約中國城吃的「雜碎」，但林獻堂認為烹飪殊劣，虛有其名。（註六五）

林茂生也在日本餐館宴請林獻堂，並同看黑美人歌舞，（註六六）又因賓夕法尼亞旅館價位高，在林茂生推荐下，住進 International House 而得以和林茂生朝夕促膝暢談。（註六七）

以後林茂生帶林獻堂到就讀的 Columbia University，（註六八）一直到林獻堂離開紐約止。林茂生又顧慮到林獻堂往後的行程，故安排王允元、李振元兩人到費城導遊。（註六九）在林獻堂要往西部再回紐約小住三天時，又與林茂生見面。離別前夕，兩人暢談終夜，「各吐露其抱負，而皆氣焰萬丈，有令人不可響邇之概。」（註七〇）赴西海岸到舊金山時，林茂生復介紹林南山導遊，一直到五月九日離別前夕。（註七一）

得與友人如林茂生等在異地遊覽，各傾抱負，足為林獻堂漫遊歐美劃下圓滿的休止符，而兩林之交情益密，直到林茂生死於二二八事件。

（二）瞭解歐美民主制度之實況及爭取自治、獨立之精神：首先他以英國為觀察對象，尤其是議院，這與他自己從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有關係。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他前往日本駐英大使館，會見功力千俊，託他介紹參觀議會，（註七二）才得以在七月八日成行，體驗英國的議會。（註七三）八月二十七日林獻堂再往貴族院看英王之休息室及議場，再到眾議院。（註七四）《環球遊記》中的〈議院旁聽〉一節即這二次參觀的心得。林獻堂對英國的平民精神印象深刻，（註七五）他到海德公園聽各方陳述意見，尤其是印度人和共產主義者的言論，雖然均有人提出問題對言者反覆辯難，但言者從容不迫，亦不作無禮之言互相嘲諷，林獻堂認為這就是大國民的襟度。（註七六）對於英王賣花，代哭泣的孩子找回玩具熊，

都認為是平民化的象徵，因為有如上感受，所以他大膽預測「將來君主國的壽命之最長久者，其英國乎！」（註七七）他這一說辭，在往後回臺的日子裏卻給他帶來很大的麻煩。

對民主政治的美國，在參觀過白宮後，他認為不及臺灣總督府官邸多矣！相對於管小小臺灣的總督府的美麗宏大，管遼闊土地的美國白宮卻不過如此，他解釋此現象：

共和國元首，自居為國民公僕，不敢絲毫自侈，以示尊嚴，有此美德，令人不得不歎羨平民政治樸素之風，其所謂平等，真乃實行而非徒作美名矣！（註七八）

由此參觀，他瞭解了共和國重要立國精神之一——平等。

當他結束五十天的美國之旅時，（同時也結束他的歐美漫遊），他已體認到立國精神之另一真髓自由，對回臺即要進入樊籠，不禁憂從中來，（註七九）這也許是他繼續滯留日本八個月後（註八〇）才返臺的原因。

林獻堂的政治概念是先能自治而後能獨立，因此在參觀歐美時頗多有感而發，如他急欲瞭解愛爾蘭達成自治後的情況，卻因病不克前往，只能由攀龍譯報載愛爾蘭議會的情形，當報紙批評愛爾蘭政黨之爭無法解決，除了上帝救援外別無他法時，他不平地指出：「如是英國人感情的批評，果真愛爾蘭無自治之能力乎！」（註八一）對愛爾蘭的自治有所期許。

到尚屬法國自治公國的摩納哥時，他再度指出，只要有自治能力，世界上無一民族、無一土地不可獨立，摩納哥小國寡民物薄卻能自治，印度地大物博人多，卻因無自治能力而只能做英國的殖民地。（註八二）

意大利當時正在墨索里尼專制的統治下，他欽佩羅馬雖

亡意大利仍能統一，視統一之先決條件為是否有獨立之精神，若有自然能統一；若無則如猶太人尚未能復國，永為人牛馬奴隸。（註八三）他同時批評意大利，認為專制無法永久把持獨裁政權，對英國婦人不屑於意大利的專制，林獻堂曰：「深為意大利國民慚愧，而亦以自愧也！」在意大利期間，見街上旅館屋角懸有日本旗，聞知朝鮮李王琿（註八四）要到羅馬，林獻堂藉統一意大利的英主厄曼紐爾來比況於朝鮮王，而曰：「於戲！今日朝鮮李王親厄曼紐爾二世之銅像，未知其作如何之感想！」（註八五）

在瑞士，他知道瑞士人種、語言、宗教皆分歧，卻能在歐洲列強中得保持獨立，一因國民愛自由之心切；二是「利害相同，雖異族可以為兄弟，利害相反，縱骨肉可以為仇讐，良有以使之然也。」（註八六）

對美國能自英國手中取得獨立，歸因於一百〇一個具獨立精神之英國清教徒，（註八七）當他看到費城自由鐘時歎道：「鐘若有知（知已獨立）應當何等快樂！」看附近清教徒及其子孫之墳塋時復歎：「今日合眾國之盛（註八八），若使有知，定當含笑於九泉矣！」（註八九）

由林獻堂頌讚歐美的民主政治，推崇其獨立、平等、自由，林獻堂的政治主張，及往後在臺灣從事的政治活動內容也已思之過半矣！

（三）對東西文化做初步的比較：雖然林獻堂對東西文化的瞭解未必深入，但就其在旅遊中所得加以歸納，我們至少可以瞭解，他的西方指涉的是強盛的歐美國家，東方則是指漢民族的中國，有些不包括他當時國籍所屬的日本。

東洋人重視元旦，西洋人重視聖誕節。東洋人元旦（日

本是新曆，中國過的是農曆）不分男女老幼，皆衣服整齊，喜氣洋溢，往來酬酢飲酒高歌，以盡一日之歡娛。反觀代表西洋文化的羅馬元旦則不然，不休市、不懸掛國旗，與平常無異。（註九〇）

西方人重藝術家，東方人反是。他在遊歷荷蘭，見到為畫家林布蘭（Rembrandt）之銅像，思英國因哈拔黎扮演莎翁名劇頗佳，不僅受國家勳賞，且亦為之銅像，他有感而發，認為西方人能敬藝術家，是藝術得以發展的原因；東方人所立的銅像率皆為官僚、軍閥，未聞為藝術家，故藝術不振，其因在此。（註九一）而女星、西方人視為藝術家，東方人則否，更不用說能當議員，這是他赴英國眾議院參觀時，知女議員八人中，有一人為女明星時，做了上述觀察。

（註九二）

西方人愛自由，東方人愛利。他到比利時參觀時，知比利時不願捲入歐洲戰爭，亦不願借道給過境的德軍，以保存中立而寧死不屈。以東方人眼光來看，或許以比國為愚，若借道或可免禍而收漁人之利；東方人所愛者利，愛利之人以利誘之，雖為奴隸亦所甘心；愛自由之人則不自由毋寧死，此東西文化之別。（註九三）

（四）增加對種族問題的瞭解：林獻堂對臺灣的原住民問題，及與日本大和民族間的民族問題，在其中、壯年時即已有所瞭解，此次赴歐美，他有更深入的觀察。

在瑞士他體會利害相同異族可為兄弟，利害相反縱骨肉可以為仇讎的現實，不過在歐洲畢竟有色人種不多；但到美國這一多民族的國家後，他面對的是膚色不同所引發的黑人、白人問題，奴隸解放問題，以及少數族群印地安人的問題

。在黑、白人問題上，他在美國遊記中的紐約部分有專節描述。美國南北戰爭雖替黑人爭取自由，但發展迄今，白人仍猜忌黑人的三個原因是：1. 北方諸都市黑人漸成為工業問題之一部分；2. 南方黑人購有土地漸次增加；3. 南北諸都市黑人漸成為社會問題；為此白人對黑人做出種種束縛，而黑人危機需由教育與經濟兩方面來挽救。（註九四）他到費城 Fairmount Park 見黑白兒童各自自由黑白教員率領遊園，對此現象深覺矛盾與不解。（註九五）

不過林獻堂對黑人也未免有其偏見，他參觀黑美人的歌舞表演後，認為其嘈雜，棕臉塗胭脂難看；體格孱弱，歌舞之技遜白人多美！（註九六）復認為黑人得到自由並非出於自願，而為黑人慚愧；在波士頓見州議院前牆上所嵌銅牌，有黑人進攻南軍之圖後，稍有改觀。（註九七）

在印地安人問題上，他看見 Dodge City 以西土地貧瘠，到 Albuquerque 站時見有印地安人依水草而居的茅屋數椽，他感歎卻也慶幸附近土地不肥沃，才能留此做為印地安人最後棲息之地，而不至於滅種，此即莊子所謂「無用之用」；然而事實上印地安人銳銳減，一者與白人戰爭，為其剿滅；一則生活困難，不能繁衍子孫，深深體會到在物競天擇的情況下，將被滅種者之悲哀！（註九八）在洛杉磯，他看到夜市中遊行時，有數十台大卡車，演悲喜滑稽之劇，有白人與印地安人戰爭之齣；他認為就白人而言，做印地安人追白人狀，可使後人知當日開闢之不易，反之印地安人若臥薪嘗膽以教其子弟，不知又將如何，（註九九）不同的民族處於利害相反的地位，而希望其沒有民族偏見幾稀！

華人或支那人被排斥，這樣的民族問題，亦為林獻堂初次的體驗。他到可倫坡，遇到英警來盤查護照，幸有英國領事簽字而准上岸；入市街卻不見華人，方知此地禁華人來，因不需華工開發；（註一〇〇）欲入加拿大境內看 Niagara Falls 時，又特別要求需有美國關員證明必歸之文書，亦因排斥華工而有此嚴酷之條例；（註一〇一）而開巴拿馬運河當時則對華工大為歡迎，一旦河成，則又盡斥之，三者如同一般，林獻堂感慨中國不強，使人民無政府保護，到處被人看作機器，要則用之，不要則棄之，（註一〇二）頗令人難堪。（五）得以遍觀各國不同風情的婦女：這是林獻堂此行的大收穫之一，他對婦女的看法，與當代人相比，相當平等而寬厚，（註一〇三）因此在遊記中費不少篇幅記載其所聞所見的婦女現況。

在航向新加坡途中，林獻堂自居住馬來半島之華僑何榮華的口得知，南洋女子空慕歐風，言必自由，不負絲毫家庭責任；比之日本女子自中等程度起，則男女分教，以盡己責者不可以道里計。（註一〇四）

在美國他觀察到不同的婦女，如房東披野遜的女傭是威爾斯人，善唱，無日不歌，卻為一贊成共產主義者，她將每月所得四英鎊，招待友人看電影或購物，耗費殆盡，身邊不留一文，故常憤慨言人何以多金而彼自窮，適逢共產主義宣傳欲使世界無貧富，遂大表贊成。（註一〇五）一次大戰後英國婦女吸煙喝酒者日增，亦為林獻堂觀察所得。（註一〇六）

法國女子之熱情早被公認，有次林獻堂夜間觀劇歸來時在咖啡店飲茶，客有十多人，其中有三少女同坐，中一紫衣女子對其微笑，林獻堂亦一笑以報之。殊不知當林將歸旅館

之際，才出門數十步，該少女已尾隨而至，在旅館口正好被趕上，見林無意於她，欲入旅館，才微笑握手而別。（註一〇七）而入 Fountain-bleau 參觀路易十六皇后所居之室懸有一鏡，此鏡為歷代皇后所用者，與林同行的婦女十二人一一往照，歐洲婦女之好奇心，虛榮心由此可見。（註一〇八）

至於德國婦女雖無倫敦女子之驕貴，（註一〇九）但柏林婦女流行短至膝上的服裝，若跳舞轉身疾，或被微風吹動，則衣裾被掀，很是難看；而德國婦女中，凡夜間往來者有十之四五是賣春者，林常被招呼，因思管子衣食足然後知榮辱（註一一〇）之話語，慨歎因貧窮而使共產主義得以盛唱於貧窮之區；（註一一一）在德國他也患了法國一笑的毛病，無法接受女子的邀舞，只好自嘲「至是方悟一嘔一笑，實未可輕易對人也。」（註一二二）

對於美國人有差別地尊重婦女感到不習慣，如在升降機上只要有婦女，男子必得脫帽，女子並不答禮，此習為歐洲所無；不過並非無等差地對待婦女，對司升降梯的小姐或店中女事務員則不脫帽，此種習慣，弄得林常在脫帽與不脫帽間為難。（註一二三）另一與歐洲女子不同處則為騎馬的方式，歐洲女子穿長裙、戴帽、側坐鞍上；在美國所見者則穿短衣窄褲、長鞋，兩足跨於鞍上，與男子無異。（註一二四）這又令林獻堂大開眼界，不過未能欣賞林茂生、羅萬傳告訴他在舊金山舉辦的選美大會，自不無遺憾。（註一二五）

埃及婦女算是中東婦女，與亞洲、歐洲婦女最大的不同是戴有黑面紗及穿黑色之外衣。有人攻擊此為回教壓迫婦女的表現，林獻堂認為同信回教，印度等處回教婦女並無面紗

，因此解釋為避烈日沙塵以免損傷容顏的措施。為達此目的，若古代已有發明眼鏡，自亦戴上眼鏡。幾年來已有婦女運動想要除此面紗，尚未實行，恐是基於保護而非壓逼！

(註一六)

(六)搭飛機的經驗：臺灣在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才開始試飛日本、臺灣間的民航機。（註二七）不用說，這之前林獻堂赴日、赴中均坐船；此次旅行由倫敦往巴黎時，林獻堂想搭飛機，攀龍認為不值得冒險而作罷。到美國洛杉磯時參觀宇宙會社後到飛機場，林獻堂因攀龍已不在身邊，在徵得猶龍同意後，乃共乘一架（兩人座飛機），每人索價二·五美金，飛行時間十五分鐘。林等綁上安全帶，並在起飛前拍照留念。飛機飛行高度二、〇〇〇公尺，林獻堂的感覺如莊子所謂「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俯視洛杉磯，但覺高樓大廈如玩具，而四週風景如一小圖畫，（註二八）對林而言，這是一次新鮮的經驗。

林獻堂不理蔡惠如等三人的建議，省下三四萬旅費以投資經營日刊新聞的勸說，（註二九）毅然轉赴歐美漫遊，而得到如上豐富的經驗，實不虛此行。

四、撰刊遊記及其特色

(一)父子合作撰成遊記：如上所述林獻堂早已決定要披露其遊歷心得，故在英國時已著手撰稿，而在其日記中早已大略記載當日遊歷的梗概，事後所要補充的為當時無法取得或查證的資料。林獻堂每到各國都會，一定先調查人口多寡，藉以知其市街之大小及繁榮的程度。（註三〇）若需外文資料補充則委之攀龍及猶龍，（註三一）譯出的地名是否妥適，亦

找三子雲龍一起研究。（註三二）至於文章內容由初稿到校訂皆出己手，抄寫、謄稿的工作，在女兒關關未出嫁前，均由她任之，（註三三）以後雲龍若回，亦請雲龍抄謄。

（註三四）林關關、高天成這對夫妻回娘、岳家時，亦有兩人各抄一半之事。（註三五）若諸子不在則令秘書溫成龍抄，若連成龍也不在眼前，則只好自行抄寫。（註三六）由上可說《環球遊記》一書是林獻堂父子合作的成品也不為過。

何以林獻堂急急找人抄寫原稿？主要因週刊《臺灣民報》自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起登載，有連載的稿價壓力，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才刊載完畢。（註三七）在這期間，不得不拖延堂兄林痴仙《無悶草堂詩存》的出刊。

（註三八）茲繪一表，參以日記、《環球遊記》及《臺灣民報》的刊出日期做一對照，可見1.林獻堂大致依旅行的次序先後撰寫，惟在同一國中則未必準此原則；2.林獻堂在日記中載有若整理完桑港遊記，則只剩太平洋舟中及夏威夷一篇即可全部完成，（註三九）但《環球遊記》的定稿則是將夏威夷一篇納入太平洋舟中；3.《環球遊記》在報上連載時，也曾出現小錯誤，如一一五誤作一二，一一六又誤為一一五。（註四〇）

《環球遊記》刊登後的反響如何？當時人並未執筆介紹過，倒是有些人直接將感想告訴林獻堂。有次林獻堂到關子嶺做例行渡假時，有個來自鳳山的牙醫求見，他誇贊遊記文字頗佳，材料豐富，沒有一篇刊出的遊記不看。（註四一）林獻堂則在《環球遊記》要再度連載於《南方》時對其所撰埃及之獨立一篇，自諷道：「當時之搜羅材料頗詳，而余之言論亦不惡，今日讀之仍是津津有味！」（註四二）可見對

自己的作品頗為自負。

本書的內容共十二部分，每部分下各有小節，小節中復有小標題，全書約四十六萬字。

(二)《環球遊記》的風格與特色

1. 充滿抗議精神：換言之作者常拿臺灣被統治的境遇來和歐美做比對，因此書中不少微言大意，非放在當時的背景來看不易明瞭，其中重要的是對日本治臺的控訴。如借評意大利的專制及分析美國南北獨立戰爭的原因，來控訴殖民地無高等教育，所設學校但備普通學科，因懼殖民具有學問，智識日高，將來或至獨立，不願受壓制，那統治者即無可能永久把持獨裁政治。(註一三三)此現象正是臺灣所面臨的，而是年一九二八總督府才決議設立臺北帝國大學。

接著藉英國報紙批評愛爾蘭沒有自治能力，強調這是英國一面之辭。愛爾蘭絕對能自治，而愛爾蘭的自治是數十年來努力的結晶，乃得以自組議會；臺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不正是要求達到自治的目的？只要有自治的能力，即可獨立！這是面對異族日本的統治最後的出路！林獻堂回臺後辭卸臺灣民衆黨顧問職，(註一三四)反而在未退出前先組織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註一三五)有人以之為消極，實則林獻堂認為凡事不可如馬基雅佛力之不擇手段以達成目的，(註一三六)故需按步就班，先由地方自治為始，逐步落實，才能克竟全功。

非難日本文化之宣傳，他舉出在 International House 觀賞日本人為宣傳其文化所拍之片：「開映日光、京都、名勝、寺院之電影，僅以一枝簫伴奏，益使其風景倍覺淒涼，繼以劍舞、跳舞、唱歌，觀者莫不齒冷。」

(註一三七) 間接批評了日本文化。

2. 就近取譬為中西人物、事物做出比較而對漢文化做出反省：林獻堂在巴黎見法國文學家雨果(文中寫為魯俄)受到重視，而聯想到漢民族只重文學作品如水滸傳、紅樓夢，卻不認識其作者施耐庵、曹雪芹，(註一三八)對展示在海牙的中國瓷器與繪畫有很深的感慨，他認為刺繡雖非上品，亦不失中國之體面，但繪畫則大失顏面，畫工拙劣自不待言；而所畫之中國風俗有鳩形鵠面的阿片吸食者、纏足美人、不穿衣、蓄辮累然如毛蟲之勞動者，奇形怪狀難看得很，不僅辱沒中國的美術，也將漢民族野蠻的印象留於異國永不磨滅。(註一三九)對陳列在德國威廉一世宮中的二百餘枝清國軍旗，他也頗有感慨，他在英國倫敦保羅寺已見過旗上被弓箭、子彈所穿的洞，及為血濡染痕跡的軍旗，(註一四〇)見此二百枝旗率皆完好，沒有一枝受過子彈打破，明明是不戰而委諸敵人，足見清兵之怯懦腐敗，令他苦笑不已！(註一四一)

對清代的名人李鴻章、慈禧皆有借景批評之處，如到費城獨立館中有華盛頓座椅，李鴻章來此時必欲一坐，不顧自華盛頓總統以後已無人坐此椅。(註一四二)華盛頓博物館有慈禧的像，他將滿清之敗歸罪於慈禧，曰：「滿清之腐敗，大多受此老婦之賜，記得當其囚光緒帝，殺六君子，痛恨國家維新之際，何等赫奕威嚴，那知今日家亡國破，其尊貴之肖像，在此作骨重受千萬人之笑罵也！」(註一四三)

至於中西人事的比較則有：遊埃及見木乃伊時，遙想當時被役使建塔之人，其苦當不減於秦始皇建長城、隋煬帝開運河。不過長城、運河後世人尚多少蒙其利；但金字塔只是

給後人做骨董觀賞，沒有絲毫之利；（註一四四）在法國憑弔拿破崙之墓時，以項羽來和拿破崙比；拿破崙能統一法國，項羽卻只能打倒暴秦，卻不能統一中國；拿破崙兩敗皆被流放，至終死，不如項羽以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而自刎。（註一四五）遊德國波昂時以貝多芬與伯牙作曲相較，兩人皆能得天然妙趣、天籟妙理，其精神修養異於常人。（註一四六）

不過他對於華盛頓紀念塔前各國人以己文勒石中之中國碑石上的題詞有所批評，該題詞為：「華盛頓視陳勝、吳廣有過之無不及」，認為「駐美國之使臣，不知美國之國情，實屬可恥，而不知建國之大偉人華盛頓則尤為可恥，蓋彼僅識陳勝、吳廣叛秦，華盛頓叛英，不過一失敗一成功而已，何其無智若是耶；嗚呼！一石雖微，而關於國家之體面則甚巨，豈可不慎之哉！」（註一四七）

3. 表現其性格幽默之一面：林獻堂的幽默其孫子林博正、（註一四八）與長年追隨他的林瑞池都做了證言。（註一四九）

書中載他與攀、猶二子在倫敦市東部彌爾爾塞克斯街之星期日市時，知當地有扒手多，有一諺曰：「汝若過此街即見汝之錶已在當舖矣！」過街後檢查隨身所帶之物，林獻堂失去衣袋中的民報一冊，猶龍失去胸前袋中手巾一條，相顧失色，然非扒手竊也，實被竊於攀龍，遂相顧大笑。（註一五〇）

另一場景為在羅馬觀看闔志尼聖母寺位於地下室的人骨妝飾室，他見此異想天開之構圖——以脛骨為基，頭骨為壁、天花板上以脅骨為枝葉，指骨、喉骨為花卉，宛如雕刻，腕骨、脛骨為燈籠，遂也異想天開的要彼得寺中數十個教皇的遺骨，倒不如取來此寺裝飾，倒勝做骨董使後人觀賞為強。（註一五一）

遊紐約過熊山橋時，納稅一·一美金（四人一車），他諷稱，美國人事事無不力爭為世界第一，此橋稅金之重，亦可稱為世界第一也。（註一五二）在埃及見到埃及婦女出門時俱黑外衣，自首至足盡為蒙蔽，兩目之下又掛一黑紗，僅留寸許之空隙，兩眼得以視人，每見其流盼，亦頗可人，林獻堂寫道：「若去其面紗，使我一飽眼福，豈不更妙哉！」又說古代未發明眼鏡，否則除全身包裹、遮半面外，恐還需帶眼鏡才能出門。（註一五三）

4. 筆鋒常帶感情：在遊記中描寫父子之情，思鄉、思妻、思友之念，帶情而不濫情。林獻堂父子兩人搭鹿島丸前往新加坡途中有演習，以備有事時得以從容應變；由於事先早已分好位置，父子不同艇，猶龍忽悲聲曰：若船破時無法與老父同在一艇！經林獻堂安慰不會有船破之事方止，然林獻堂心中亦不能無感焉！（註一五四）

在英國的邱加登植物園時，見薔薇將殘未殘，而荷花盛開，香風撲鼻時，乃懷念其遠在萬里之外的樂社諸子，若能在此園中開詩會，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註一五五）

一九二七年聖誕夜在羅馬度過，入鄉隨俗，父子三人舉杯遙祝故鄉親友健康，薄醉時憶起老妻，遙想其妻亦當把酒遙祝三人無恙，遂執筆告老妻以是日之事。（註一五六）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是元宵節，對著明月思家，家中成員六人，三人在尼斯途中，雲龍、關關在日本留學，只有妻楊水心在家，林獻堂想起老妻此時不知作何消遣，吟道：「今夜鄭州月，閨中只獨看。」因是終夜不寢。（註一五七）

三月十四日欲赴美，攀龍還要在倫敦研究半年，遂不同往，父子將別離，林獻堂描寫此景及感受：「攀龍送至碼頭

，脫帽祝父弟之平安，共相依依不捨，朝別巴黎，暮別愛兒，雖不聽陽關三疊，而腸已九迴矣！」（註一五八）

5. 流露出不迷信的個性：林獻堂一生不迷信，但又不得不尊重洋迷信、洋神話，但深知此皆為迷信與神話，故雖加以介紹，卻明白指出。他介紹羅馬馬城的建設始為渥木魯、惹木斯兄弟所築，兩兄弟身世無從查考，故雖據史冊所載，仍多虛構。（註一五九）在羅馬亞比亞路旁有一聖跡寺，雕刻當日彼得遇到耶穌的情況，又有一塊白石印著兩個較常人為大的足跡，說是耶穌的聖跡，林獻堂雖予報導，但也說這是神話，不必深究，有識者當能辨之。（註一六〇）

林獻堂對各地的時差，各國貨幣互相的對應關係十分注意，他知美國所用之時間有四，但比美國國土大的中國，標準時間則只有一個，其不正確自不待言，基於此，他認為向來之堪輿家、命卜家以不正確之時間而推算吉凶禍福、貧富壽夭，極其可笑，至於年月日時之甲子，相衝相剋更不待論矣！（註一六一）破除迷信一直是文化協會諸子的共同期望，林獻堂也不忘在文中提及以利改善。

就在林獻堂結束全部行程，搭船赴橫濱時，在《環球遊記》的最後一段，他在船上閱《日布時事報》言五月十四日臺灣中部發生某重大事件，上山總督、佐藤臺中州知事，內務、警察兩部長都提出辭表，他聽到此事，只希望這是有為之犧牲，而不願是無謀的蠢動！（註一六二）此事即為久邇宮到台巡視，人到臺中時，為朝鮮人趙明河所刺，不中，犯人逮，此事稱做「臺中不敬事件」，犯人於七月十八日被宣告死刑。（註一六三）

五、《環球遊記》的重刊風波與版本

有關「《環球遊記》事件」，尚未見相關研究。欲究明此事必須先了解《環球遊記》的出書計畫及在《南方》轉載的情形。

（一）擬出版《環球遊記》未果

林獻堂約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回到臺灣，（註一六四）詩友陳英方（渭雄）醫生寫〈喜獻堂先生歸自歐米賦此寄之〉詩，對林獻堂有寫遊記的期許，（註一六五）林獻堂也早有計劃寫書已如上述。林獻堂遊記連載期間也應邀、或自動以歐遊經驗為講題，可見林獻堂及當時人對此問題頗感興趣。林獻堂與他人分享旅遊經驗有如下數次：

1. 在鹿港公會堂的晚宴席上演講：按鹿港公會堂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落成，為街長陳懷澄所建，（註一六六）翌年二月十二日是陳懷澄之母八十大壽，樂社諸人（註一六七）乃赴鹿港參加祝壽大典。翌日中午受鹿港大治吟社（註一六八）招待，晚上後由陳懷澄為主人，借鹿港公會堂宴請社員，林獻堂被邀講歐洲旅行談，前後二個多小時，為林獻堂歷次演講中最長者。（註一六九）

2. 在如水社演講：如水社成立於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為板橋林家的林履信、林熊光所設。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林獻堂北上參加南洋倉庫會社重役會，會上再連任董事（取締役）。當夜林獻堂在蓬萊閣招待林履信（景仁弟）、蔡式毅、蔣渭水等人。飯後受邀到如水社（註一七〇）演講，主題為〈訓練自治能力，涵養犧牲精神〉，談論他所見到的英國，他覺得英國的民眾是世界所公認的紳士國民；且

倫敦的言論非常自由，英國之民權得以伸張，實歸功於國民自治能力訓練的充足，除了訓練自治能力外，還必須有犧牲的精神方能克竟其功，如耶穌教之所以能傳佈全世界，要歸功於教徒犧牲的精神所至。(註一七二)此演講歷時一個半小時，內容刊登在《臺灣民報》(註一七三)中。由上述演講可知林獻堂所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培養自治能力和犧牲奉獻的精神。

3. 在關子嶺教會的演講：林獻堂赴關子嶺靜養期間，某一星期日(十一月九日)赴教堂禮拜。是日出席者三十人，但傳道師不在，由盲人陳清富代為主持，林獻堂見狀乃欲代為說教。唯基督教的禮拜儀式不可偏廢，遂在禮拜結束後講羅馬地下墓場、地下監獄、彼得寺等與宗教殉教有關的旅遊見聞，最後以犧牲精神為結論，(註一七三)此內容有部分與在如水社講演者相同。

4. 在林正勝婚宴後吃新娘茶時談在英國的經驗：按林正勝為下厝林紹堂次子林少波的第二個兒子。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與表妹陳彩霞結婚，林獻堂為主婚人。當婚宴結束後，林獻堂與猶龍、陸龍、雲龍、資彬等親人入飲新娘茶，林獻堂談在英國住宿的披野遜家庭給新人聽。(註一七四)

5. 在桐林靈山寺演講：林獻堂到桐林靈山寺聽斌宗和尚講經，斌宗和尚連續三天請林獻堂演講，第一晚林獻堂講的是芝加哥屠獸場之悲慘，(註一七五)第二天再講新加坡、錫蘭、亞丁，(註一七六)第三天又講了埃及、巴黎。(註一七七)

當《環球遊記》連載完畢後，林獻堂的親友乃鼓勵其集結出書，林意頗為所動，乃在一九三二年三月開始做修改工作，(註一七八)主要修改的部分是文白夾雜處，(註一七九)但

因工作煩忙，尤其是一新會創立後，林獻堂投入極大的精神經營，因此修改的工作時斷時續。一九三五年五月，林獻堂為出版遊記，與王石鵬、溫成龍交換意見，沒想到立刻為新擔任監督林獻堂一言一行的特務廣末立雄得悉，故在對林的拜訪中，問及是否正在修訂遊記，令林獻堂頗為愕然。(註一八〇)

按此遊記如上的分析讚頌民主，歌頌自治，有意無意批評日本在臺的措施，顯然對臺灣總督府的治臺造成壓力，自然引起日本政府注意此遊記是否要刊行？不過林獻堂仍繼續其修改工作，且預計分冊出版，並請林幼春作序。(註一八二)然而此書仍未見刊行，究竟在何種考慮下做出決定，並無資料可尋。

(二)《環球遊記》在《南方雜誌》轉載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風月(註一八二)俱樂部發行《風月報》半月刊，以「研究文藝、涵養德性、高尚品詣」為宗旨，發行者兼編輯為簡荷生，後聘林荆南、吳漫沙出任主編。該雜誌刊登小說、小品、漢詩、白話、文言並收，絕不刊登與政治有關的文章。一九四一年七月《風月報》改名《南方雜誌》(簡稱《南方》)，主要原因是此名與內容不符，印象不雅，實則與配合日本南進政策命名南方以減少來自日本政府的壓力有關。易名為《南方》後，稿源漸減，然此雜誌主要目的仍在保存漢文。《南方》處境日增艱難，檢閱極嚴，吹毛求疵，藉故干涉取締，故意挑剔沒收焚燬，派刑警在編輯部監視，使雜誌的出版倍受威脅，故在一九四三年八月被迫停刊。(註一八三)

《南方》究竟如何受日本政府藉故干涉取締並未明說，

實則與《南方》再刊《環球遊記》有關。由於《南方》由臺灣新民報社印刷，因此林獻堂認識簡荷生。在簡荷生發行《風月報》時林獻堂已有捐助，（註一八四）且《風月報》改成《南方》後，稿源減少，因此簡荷生一再向林獻堂懇恩重刊《環球遊記》於《南方》時，林獻堂幾經考慮應修改後重刊，擬自八十二號起刊出。簡荷生為怕林獻堂反悔，在第八十一號即預報下期將重刊《環球遊記》，（註一八五）林獻堂在重刊之《環球遊記》前寫了篇短序，主要說明重刊的原因，乃感簡荷生誠意之故。（註一八六）

林獻堂的敵帶自珍及單純的發表慾，卻被葉榮鐘批評。葉認為：「《南方》藉風雅之名而行敲剝之實，以玉稿與市僧作金看板大為可惜！」林獻堂則以為簡荷生沒有資本而經營《南方》三年矣，若無簡到處化緣則無法經營迄今，謂之敲剝，則太過苛酷；且簡並無毀譽褒貶之權；林獻堂認為在漢文將絕之時，當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切勿因噎廢食。（註一八七）

《環球遊記》在《南方》連載期間，林獻堂亦曾有過不快的經驗，此乃埃及部分原要一次登完，卻在未知會下只登了一半。（註一八八）由八月到翌年（一九四二）六月一日，正好連載英國見聞錄。有關滯英雜錄部分「待人親切」、「英王賣花」一節，其中最令日人不滿的是英王賣花的最後一句：「觀此二事，真可謂之皇帝民衆化矣！將來君主國的壽命之最長者，其英國乎！」（註一八九）以往此句沒有問題，但在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已對英美宣戰，是年年底已是皇民奉公會主辦「大詔奉體米英擊滅大會」之時，（註一九〇）「鬼畜英米」在全島的口號都已叫出之

際，林獻堂的《環球遊記》中之讚美英國的言辭，毋寧是反動的。於是所謂「《環球遊記》事件」就發生了。

（三）《環球遊記》事件

當《南方》刊出上文後，即有人認為不妥，向警察局檢舉。普通高等係長藪木英乃到林宅向林獻堂說明，林獻堂聞之愕然，轉問藪木當如何做以免禍。藪木英教以在《南方雜誌》釋明，並對警局、皇民奉公會疏通。（註一九二）按林獻堂在此之前，早已飽受在臺日人告密之苦，如《臺灣新民報》事件，（註一九三）祖國事件，（註一九四）其中最主要的是日本右派日本生產黨臺灣黨務局的賣間善兵衛。而當時林獻堂具有臺灣總督府評議員及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皇民奉公會成立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之職自是遭右派嫉視。

六月十日林獻堂先往臺中州廳見森田俊介知事，森田告以在雜誌中釋明還不如另寫一文，說明以前英國強盛，但已過此時代，此後將入於腐敗崩潰之境，並舉例證明。是晚林依其意寫〈十五年後之感想〉，翌日寄往。（註一九五）然而鬧出祖國事件的賣間卻不放過，到高等課責問海老澤高等課長，海老澤言此係十年前之舊遊記並無他意，不成問題。（註一九六）雖然海老澤有息事寧人，但上瀧檢察官仍認為「將來君主國壽命最長者其英國乎！」這句林獻堂無法辯解，（註一九七）給予賣間等人開大的藉口。素與林獻堂友善的日人眼科醫師宮原武熊勸林獻堂辭去一切公職，以減少壓力。（註一九八）二十一日林再往州廳向森田知事表明此意，知事卻認為還不如不辭退而努力從事皇民奉公運動，然最重要的是取得長谷川總督的諒解。（註一九九）二十五日林獻堂依

言往見總督，總督也不認為辭退公職能解決問題，只要林努力於皇民奉公會以表心意即可。石田憲兵司令又囑林獻堂寫〈大東亞戰「爭」吾人之覺悟〉一文，（註一九九）以後又奉總督之命寫一篇有關國家觀的論文。（註二〇〇）

由於長谷川總督不追究，（註二〇一）有意擴大此事的賣間也因割林獻堂土地的稻，被林獻堂向法院提出訴訟，（註二〇二）為求自解，遂親自到林府謝罪，（註二〇三）《環球遊記》事件才告一段落。長谷川總督不予追究的原因，因戰爭即將擴大，尤其需要臺人的合作，故不擬擴大事件，只逼林獻堂盡力於皇民奉公會，即已達成威嚇、籠絡的目的。

（四）葉版《環球遊記》

由於本書未曾發行單行本，在《南方》轉載也起了風波，但林獻堂早已將遊記的前半部分修改到意大利米蘭為止。一九五六年林獻堂病逝日本，為了紀念林獻堂，乃由葉榮鐘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其中包括年譜、追思錄及遺著。遺著包括《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及葉榮鐘輯的軼詩，另外就是《環球遊記》。此版米蘭以前（即自環球遊記第一次到第七十三次刊登於《臺灣民報》者）由林獻堂之備忘錄抄下，自德國到太平洋舟中則只做標題的部分修改，此處即自《臺灣新民報》抄出。葉榮鐘也將日治時期日式漢文如汽車稱自働車，侍役稱給仕，菜餚稱料理之類的均換為通行之用語，（註二〇四）比較明顯的標題有三，法國見聞錄中第十法蘭西。料理改為法蘭西菜，咖啡店改為咖啡店；十二再會！巴黎サヨナラパリ改為再會巴黎。

平心而論，也許在六〇年代認為將日式漢文改為中文是方便讀者的作法，但我個人認為此一改動會失去當時的味道

，不知葉先生地下有知以為然否！

至於林獻堂，自己改動的部分有三項：一是加標題，如原《環球遊記》第一到十四都沒有標題，改訂過後，則給予一、由基隆至馬爾賽的標題，還分成發軔、香港、鹿島丸、新加坡、彼南、錫蘭等小標題；二是刪除或增加部分內容，較明顯的是新嘉坡節有關廟的門聯，匾額一、柱聯二對都刪除；其次在英國見聞錄中七、滯英雜錄中有關愛爾蘭自治一節，將其中的誓文刪除；至於加的部分如法國見聞錄中拿破崙之墓的最後一段則為新加入。三是調整部分內容順序。如民報版法國部分先介紹維爾賽宮，依次為封騰布羅、里昂、馬耳賽、綠水濱、摩納哥公園、波爾多、南錫、斯特拉斯堡；但葉榮鐘版則調整為波爾多、維爾賽宮、封騰布羅、南錫、斯特拉斯堡、綠水濱、摩納哥公園。在內容上，如綠水濱，將原馬耳賽中的最後兩段移到綠水濱第一段之後。以上兩版不同之處，請參閱《環球遊記》之版本比較，不贅。

《環球遊記》之版本比較

書 名	號 版	時 間	民 報 版	葉 版	撰寫時間
環球一週 遊記(一)	171 (七)	昭和 2. 8. 28	(廈門)	1. 原名環球一週遊記 2. 給標題, 一、由基隆至馬爾塞, (一). 發軔	
(二)	172 (七)	昭 2. 9. 4	(香港)	(二). 香港	
(三)	173 (五)	昭 2. 9. 11	(新嘉坡)	1. (三). 鹿島丸. (四). 新嘉坡 2. 最後一欄“余未到... 忐忑不寧”移至“不讓其名”(植物園段)之下	
(四)	174 (四)	昭 2. 9. 18	(新嘉坡)	3. (四). 新嘉坡 4. 柱聯十餘, 俱中國商人所贈以下「祝落成兼祝壽也, 茲錄其一、二, 亦可以窺見新嘉坡漢文學者程度之一斑(匾額)觀光揚烈;(柱聯)瑞映金門五色雲屏開壽域, 祥和玉殿九霄彩仗儀鴻基, 誕屆知天蒞夏撫夷春不老, 數符大衍鶯遷燕賀壽無疆」刪除	
環球遊記 (五)	181 (五)	昭 2. 11. 6	(彼南、古倫母)	1. 五. 彼南 Penang, 六. 錫蘭 Ceylon	
(六)	182 (七)	昭 2. 11. 13	(亞丁)		
(七)	183 (七)	昭 2. 11. 20		(七). 開羅 Cairo	
(八)	184 (四)	昭 2. 11. 27			
(九)	185 (七)	昭 2. 12. 4	埃及之獨立	(八). 埃及之獨立	
(十)	191 (四)	昭 3. 1. 15	(抵馬賽)	(九). 馬爾塞上陸 Marseilles	
(十一)	192 (七)	昭 3. 1. 22	英國見聞錄. 一、自多維至倫敦	(十). 巴黎舊雨 二、英國見聞錄. (一). 自多維至倫敦	
(十二)	193 (七)	昭 3. 1. 29	二、氣候. 三、倫敦市	二. 氣候. 三、倫敦	
(十三)	194 (七)	昭 3. 2. 5	三、倫敦市(續). 四、議院旁聽	1. 議院旁聽	

(十四)	195 (五)	昭 3. 2. 10	五、威士敏達士達寺。 六、泰晤士河	2. 威士敏達士達寺。 3. 泰晤士河	
(十五)	196 (七)	昭 3. 12. 19	七、保羅寺。 八、倫敦塔	4. 保羅寺。 5. 倫敦塔	
(十六)	197 (五)	昭 3. 2. 26	九、公園	6. 公園	
(十七)	198 (七)	昭 3. 3. 4	十、大英博物館。 十一、地下電車	7. 大英博物館。 8. 地下電車	
(十八)	199 (八)	昭 3. 3. 11	十二、蘇格蘭(上)	(四). 蘇格蘭 Scotland	
(十九)	200 (五)	昭 3. 3. 18	十二、蘇格蘭(中)	(四). 蘇格蘭 Scotland	
(二十)	201 (五)	昭 3. 3. 25	十二、蘇格蘭(下)	(四). 蘇格蘭 Scotland	
(二一)	202 (五)	昭 3. 4. 1	十三、披野遜之家	(五). 披野遜之家庭	
(二二)	203 (八)	昭 3. 4. 8	十三、披野遜之家 (續)	(五). 披野遜之家庭	
(二三)	204 (五)	昭 3. 4. 15	十四、病中紀事(上)	(六). 病中記事	
(二四)	205 (五)	昭 3. 4. 22	十四、病中紀事(下)	(六). 病人記事	
(二五)	206 (五)	昭 3. 4. 29	十五、雜錄	(七). 滯英雜錄(老猶力學) 1. 待人親切., 戰後風氣, 英人賣花, 英人好奇, 耶穌降臨, 俱樂部, 司機可感, 愛蘭自治 2. 愛蘭自治一節刪除議員的誓文”我某某莊嚴宣誓, 當忠義從順對法律樹立之愛爾蘭自由憲法及對國王陛下喬治五世、並法律上相續者、後繼者, 因為我係愛蘭及大不列顛公民權, 又因愛蘭形成大英國諸國團體之一員, 因此宣誓!”	
(二六)	207 (八)	昭 3. 5. 6	十五、雜錄(下)		
(二七)	241 (十)	昭 4. 1. 1	法國見聞錄 光明之巴黎(上)	三. 法國見聞錄(一). 光明之巴黎	
(二八)	242 (八)	昭 4. 1. 8	法國見聞錄 光明之巴黎(下)	三. 法國見聞錄 (一). 光明之巴黎	
(二九)	243 (七)	昭 4. 1. 13	法國見聞錄 一、康科特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e	1. 康科特廣場	

— 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 —

(三十)	245 (八)	昭 4. 1. 27	二、凱旋門. 三、市廳	2. 凱旋門 3. 市廳	
(三一)	247 (八)	昭 4. 2. 10	四、偉人廟 Pantheon	4. 偉人廟	
(三二)	248 (八)	昭 4. 2. 17	五、拿破崙之墓	5. 拿破崙之墓, 並多最後一段 「寓於巴黎之人, 每日出門, 罕有不遇著拿破崙的紀念物, 如凱旋門、羅馬輦寺, 如百四 十三呎高的銅柱上托地球之 像, 又如各大馬路用其當日戰 勝的地名, 或其將軍之名以名 之, 此就其大者而言, 若其小 者如照相, 如銅鑄的小像, 如 電影演映其當日戰勝的情形, 此就余所知者而言, 若所未知 者又不知有多少也。」	
(三三)	249 (七)	昭 4. 2. 24	六、克呂尼博物館	6. 克呂尼博物館	
(三四)	250 (八)	昭 4. 3. 3	七、盧甫耳宮殿	7. 盧甫耳宮殿	
(三五)	251 (八)	昭 4. 3. 10	八、公園	8. 公園	
(三六)	252 (八)	昭 4. 3. 17	九、大歌劇場	9. 大歌劇場	
(三七)	253 (八)	昭 4. 3. 24	十、法蘭西料理	10. 法蘭西菜	
(三八)	254 (八)	昭 4. 3. 31	十一、咖啡店	11. 咖啡店	
12. 再會 巴黎	1929. 5. 11 撰寫	昭 4. 5. 26	十二、再會! 巴黎サヲ ナラバリ—	12. 再會巴黎	1929. 5. 11
(四十)	263 (八)	昭 4. 6. 2	維爾賽宮 Versailles	(二). 波爾多	
(四一)	264 (八)	昭 4. 6. 9	封騰布羅 Fontainobean(上)	(三). 維爾賽宮	1929. 5. 24
(四二)	265 (八)	昭 4. 6. 16	封騰布羅 Fontainoblean (下)	(四). 封騰布羅 Fontaineblean (下)	1929. 5. 26
(四三)	266 (八)	昭 4. 6. 23	里昂(Lyon)、馬耳塞 Maresilles	(五). 南錫 Nancy (六). 斯特 拉斯堡	
(四四)	267 (八)	昭 4. 6. 30	綠水濱 La côte d'Azur (上)	1. 原馬耳塞中的最後兩段移 到綠水濱第一段後 2. 九. 綠水濱 La côte d'Azur	1929. 7. 13
(四五)	268 (八)	昭 4. 7. 7	綠水濱 La côte d'Azur (中)	九. 綠水濱 La côte d'Azur	
(四六)	270 (七)	昭 4. 7. 21	綠水濱 La côte d'Azur (下)	九. 綠水濱 La côte d'Azur	
(四六)	271 (一)	昭 4. 7. 28	1. 綠水濱(下)重複	十. 摩納哥公園	1929. 7. 29

			2. 摩納哥公國(上) Monaco		
(四七)	272 (五)	昭 4. 8. 4	摩納哥公國(下) Monaco		
(四八)	273 (八)	昭 4. 8. 11	波爾多(Bordeaux)	見(二)波爾多 Bordeaux	
(四九)	274 (五)	昭 4. 8. 18	南錫(Nancy)	見(五) Nancy	1929. 8. 9
(五〇)	275 (八)	昭 4. 8. 25	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上)	見(六)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1929. 8. 11
(五一)	276 (八)	昭 4. 9. 1	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下)	歐洲各國貨幣對照(1928 年 2 月)	1929. 8. 19
(五二)	277 (八)	昭 4. 9. 8	意大利見聞錄—熱那亞 Genoa	四. 意大利見聞錄(一). 熱那亞	1929. 8. 22 、 23
(五三)	278 (八)	昭 4. 9. 15	除夕(Jaiculum)	(二). 除夕	
(五三)	279 (八)	昭 4. 9. 22	同上	同上	
(五四)	280 (八)	昭 4. 9. 29	元旦	(三). 元旦	
(五五)	281 (八)	昭 4. 10. 6	世界之首都	(四). 世界之首都	
(五六)	282 (八)	昭 4. 10. 13	地下墓場	1. 地下墓場	
(五七)	283 (八)	昭 4. 10. 20	監獄	2. 彼得寺 (7. 監獄)	
(五八)	285 (八)	昭 4. 11. 3	彼得寺	3. 博物館	
(五九)	286 (八)	昭 4. 11. 10	博物館	4. 圓劇場	
(六十)	287 (八)	昭 4. 11. 17	保羅寺及諸寺(上)	5. 浴場	
(六一)	288 (八)	昭 4. 11. 24	保羅寺及諸寺(下)	6. 保羅寺及諸寺	
(六二)	289 (八)	昭 4. 12. 1	奧古斯德宮 August	8. 同左	1929. 11. 18
(六三)	290 (八)	昭 4. 12. 8	元老院	9. 元老院	
(六四)	291 (八)	昭 4. 12. 15	圓劇場、浴場	(五). 那波里 Napoli	
(六五)	292 (八)	昭 4. 12. 22	那波里(Napoli)		
(六六)	293 (八)	昭 4. 12. 29	潘沛依 Pompeii(地下古城)上	(六). 潘沛依地下古城	1929. 12. 21 抄錄
(六七)	295 (八)	昭 5. 1. 11	潘沛依 Pompeii(地下古城)下	(六). 潘沛依地下古城	
(六八)	296 (八)	昭 5. 1. 18	維蘇威大火山 Vesve	(七). 維蘇威火山 Veuvus	1930. 1. 5 抄錄
(六九)	297 (七)	昭 5. 1. 25	花城(上)	(八). 花城 Florence	1930. 1. 19
(七十)	298 (八)	昭 5. 1. 29	花城(下)	(八). 花城 Florence	
(七一)	299 (七)	昭 5. 2. 8	水市(上)	(九). 水市 Venice	
(七二)	300 (八)	昭 5. 2. 15	水市(下)	(九). 水市 Venice	
(七三)	301 (八)	昭 5. 2. 22	米蘭 Milan	(十). 米蘭 Milan	1930. 2. 15

— 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 —

(七四)	302 (八)	昭 5. 3. 1	德意志見聞錄 海得爾堡 Heidelberg	五. 德意志見聞錄(一). 海得爾堡 Heidelberg	1930. 2. 20 修改
(七五)	303 (七)	昭 5. 3. 8	法蘭克福 Frankfurt	(二). 法蘭克福 Frankfurt	
(七六)	304 (八)	昭 5. 3. 15	科不林士(Coblenz)	(三). 科不林士 Coblenz	
(七七)	305 (八)	昭 5. 3. 22	波昂(Bonn)	(四). 波昂 Bonn	
(七八)	306 (八)	昭 5. 3. 29	哥隆(Kolon)	(五). 哥隆 Kolon	
(七九)	307 (八)	昭 5. 4. 5	柏林	(六). 柏林 Berlin	1930. 4. 11
(八十)	308 (八)	昭 5. 4. 12	柏林(二)	(六). 柏林 Berlin	
(八一)	309 (八)	昭 5. 4. 19	柏林(三)	(六). 柏林 Berlin	
(八二)	310 (八)	昭 5. 4. 29	柏林(四)	(六). 柏林 Berlin	
(八三)	311 (八)	昭 5. 5. 3	柏林(五)	(六). 柏林 Berlin	
(八四)	312 (八)	昭 5. 5. 10	柏林(六)、德勒斯登 L[D]resden	(六). 柏林 (七)德勒斯登 Dresden	
(八五)	313 (八)	昭 5. 5. 17	波次但 Postdam	(八). 波次但 Postam	
(八六)	314 (八)	昭 5. 5. 24	漢堡 Hamburg	(九). 漢堡 Hamburg	1930. 5. 15
(八七)	315 (五)	昭 5. 5. 31	德國戰後之損失	(十). 德國戰後之損失	
(八八)	316 (八)	昭 5. 6. 7	丹麥見聞錄 哥本哈根 Kopenhagen	(六). 丹麥見聞錄(一). 哥本哈根 Kopenhagen	1930. 5. 31, 6. 25
(八九)	317 (八)	昭 5. 6. 14	丹麥見聞錄 哥本哈根 Kopenhagen(二)	(六). 丹麥見聞錄(一). 哥本哈根 Kopenhagen	
(九十)	319 (八)	昭 5. 6. 28	丹麥見聞錄 哥本哈根 Kopenhagen(三)	(六). 丹麥見聞錄(一). 哥本哈根 Kopenhagen	
(九一)	320 (八)	昭 5. 7. 5	丹麥見聞錄 哥本哈根 Kopenhagen(四)	(六). 丹麥見聞錄(一). 哥本哈根 Kopenhagen	
(九二)	321 (八)	昭 5. 7. 12	丹麥見聞錄 哥本哈根 Kopenhagen(五)	(六). 丹麥見聞錄(一). 哥本哈根 Kopenhagen	
(九三)	323 (八)	昭 5. 7. 26	丹麥見聞錄 哥本哈根 Kopenhagen(六)	(六). 丹麥見聞錄(一). 哥本哈根 Kopenhagen	
(九四)	325 (八)	昭 5. 8. 9	奧登塞 Odense	(二)·奧登塞 Odense	
(九五)	326 (五)	昭 5. 8. 16	荷蘭見聞錄	七. 荷蘭見聞錄(一). 奇異的國土	1930. 8. 4
(九六)	327 (五)	昭 5. 8. 23	荷蘭見聞錄(二)	七. 荷蘭見聞錄(一). 奇異的國土	
(九七)	328 (五)	昭 5. 8. 30	鹿特丹 Rotterdam	(二). 鹿特丹 Rotterdam	
(九八)	329 (七)	昭 5. 9. 6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三).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1930. 9. 6
(九九)	330 (九)	昭 5. 9. 13	阿姆斯特丹(二)	(三).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一〇〇)	331	(五)	昭 5. 9. 20	海牙 Hague	四. 海牙 Hague	
(一〇一)	332	(五)	昭 5. 9. 27	比利時見聞錄 安特衛普 Antwerp	八. 比利時見聞錄(一). 安特衛普 Antwerp	1930. 9. 20
(一〇二)	334	(五)	昭 5. 10. 11	比利時見聞錄 歐陸戰場	(二). 歐陸戰場	
(一〇三)	335	(五)	昭 5. 10. 18	比利時見聞錄 布魯塞爾 Bruxelles	(三). 布魯塞爾 Brussels	
(一〇四)	336	(五)	昭 5. 10. 25	比利時見聞錄 伊泊爾 Ypres	(四). 伊泊爾 Ypres	
(一〇五)	337	(五)	昭 5. 11. 1	比利時見聞錄 滑鐵盧 Waterloo	(五). 滑鐵盧 Waterloo	
(一〇六)	337	(一) 十一	昭 5. 11. 8	比利時見聞錄 減稅運動	(六). 減稅運動	
(一〇七)	339	(一) 十一	昭 5. 11. 15	西班牙見聞錄 內政之不統一	九. 西班牙見聞錄(一). 內政之不統一	1930. 11. 9
(一〇八)	340	(一) 十一	昭 5. 11. 22	西班牙見聞錄 巴塞羅那 Barcelona	(二). 巴塞羅那 Barcelona	
(一〇九)	341	(一) 十一	昭 5. 11. 29	西班牙見聞錄 鬥牛	(三). 鬥牛	
(一一〇)	342	(一) 十一	昭 5. 12. 6	西班牙見聞錄 乞丐	(四). 乞丐	
(一一一)	343	(一)	昭 5. 12. 13	西班牙見聞錄 馬德里 Madrid(一)	(五). 馬德里 Madrid	1930. 12. 1. 2
(一一二)	344	(七)	昭 5. 12. 20	西班牙見聞錄 馬德里 Madrid(二)	(五). 馬德里 Madrid	1930. 12. 3
(一一三)	346	(七)	昭 6. 1. 10	瑞士見聞錄	十. 瑞士見聞錄(一). 歐洲之遊戲場	1930. 12. 4. 5
(一一四)	347	(十一)	昭 6. 1. 17	瑞士見聞錄 百倫 Berne	(二). 百倫 Berne	1930. 12. 6. 7
(一一五)	348	(十一)	昭 6. 1. 24	瑞士見聞錄 阿爾卑斯 Alps	(三). 阿爾卑斯 Alps	1930. 12. 8
(一一六)	349	(十一)	昭 6. 1. 31	瑞士見聞錄 日內瓦 Geneva	(四). 日內瓦 Geneva	1931. 2. 3
(一一七)	350	(七)	昭 6. 2. 7	瑞士見聞錄 日內瓦(下)	(四). 日內瓦 Geneva	
(一一九)	351	(十一)	昭 6. 2. 14	美國見聞錄 自巴黎至紐約(上)	十一. 美國見聞錄(一). 自巴黎至紐約	

— 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 —

(一二〇)	352 (七)	昭 6. 2. 21	美國見聞錄 自巴黎至 紐約(二)		
(一二一)	353 (九)	昭 6. 2. 28	美國見聞錄 紐約	(二). 紐約	1931. 2. 23
(一二二)	354 (七)	昭 6. 3. 7	美國見聞錄 紐約(二)	(二). 紐約	
(一二三)	355 (十一)	昭 6. 3. 14	美國見聞錄 紐約(三)	(二). 紐約	
(一二四)	356 (十)	昭 6. 3. 21	美國見聞錄 紐約(四)	(二). 紐約	
(一二五)	357 (九)	昭 6. 3. 28	美國見聞錄 紐約(五)	(二). 紐約	
(一二六)	358 (七)	昭 6. 4. 4	美國見聞錄 紐約(六)	(二). 紐約	
(一二七)	359 (十一)	昭 6. 4. 11	美國見聞錄 紐約(七)	(二). 紐約	
(一二八)	360 (十一)	昭 6. 4. 18	美國見聞錄 華盛頓	(三). 華盛頓	1931. 4. 17
(一二九)	361 (五)	昭 6. 4. 25	美國見聞錄 華盛頓 (二)	(三). 華盛頓	
(一三〇)	362 (九)	昭 6. 5. 2	美國見聞錄 華盛頓 (三)	(三). 華盛頓	
(一三一)	363 (九)	昭 6. 5. 9	美國見聞錄 華盛頓 (四)	(三). 華盛頓	
(一三二)	364 (十一)	昭 6. 5. 16	美國見聞錄 華盛頓 (五)	(三). 華盛頓	
(一三二)	365 (九)	昭 6. 5. 23	美國見聞錄 費府 Philadelphia(上)	(四). 費府 Philadelphia	1931. 5. 6
(一三三)	366 (九)	昭 6. 5. 30	美國見聞錄 費府(下)	(四). 費府 Philadelphia	
(一三四)	367 (九)	昭 6. 6. 6	美國見聞錄 波士頓 (Boston)	(五). 波士頓 Boston	
(一三五)	368 (九)	昭 6. 6. 13	美國見聞錄 波士頓 (二)	(五). 波士頓 Boston	
(一三六)	369 (五)	昭 6. 6. 20	美國見聞錄 波士頓 (三)	(五). 波士頓 Boston	
(一三八)	370 (五)	昭 6. 6. 27	美國見聞錄 波士頓 (四)	(五). 波士頓 Boston	
(一三九)	371 (五)	昭 6. 7. 4	耐亞嘎拉瀑布 Nigara Falls	(六). 耐亞嘎拉瀑布 Niagara Falls	
(一四〇)	372 (五)	昭 6. 7. 11	芝加高	(七). 芝加高 Chicago	
(一四一)	373 (九)	昭 6. 7. 18	芝加高屠畜場	(八). 芝加高屠畜場	1931. 7. 11
(一四二)	374 (十一)	昭 6. 7. 25	由芝加高至羅府之途 次	(九). 由芝加哥至羅府	
(一四三)	375 (五)	昭 6. 8. 1	由芝加高至羅府之途 次(二)	(九). 由芝加高至羅府	

(一四四)	376 (五)	昭 6. 8. 8	勞斯安極立司 Los Angeles	(十). 勞斯安極立司 Los Angeles	
(一四五)	377 (五)	昭 6. 8. 15	勞斯安極立司(二)	(十). 勞斯安極立司	
(一四六)	378 (五)	昭 6. 8. 22	約森密忒 Yosemite	(十一). 約森密忒公園 Yosemite	
(一四七)	379 (十一)	昭 6. 8. 29	聖佛蘭西斯科 San Francisco(上)	(十二). 聖佛蘭西斯科 San Francisco	
(一四八)	380 (十二)	昭 6. 9. 7	聖佛蘭西斯科 San Francisco(中)	(十二). 聖佛蘭西斯科 San Francisco	
(一四九)	381 (五)	昭 6. 9. 12	聖佛蘭西斯科 San Francisco(下)	(十二). 聖佛蘭西斯科 San Francisco	
(一五〇)	382 (五)	昭 6. 9. 19	太平洋舟上(上)	十二. 太平洋舟中	
(一五一)	383 (七)	昭 6. 9. 26	太平洋舟上(中)	十二. 太平洋舟中	
(一五二)	384 (十一)	昭 6. 10. 3	太平洋舟上(下)	十二. 太平洋舟中	

資料來源：《台灣民報》

《台灣新民報》

《環球遊記》（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版，或稱葉版）

<灌園先生日記>

() 為著者所加

《台灣新民報》中版——，為免誤失 一律改為十一

六、結 論

《環球遊記》一書並非一般遊記，而是關注歐美國家的政經與社會，風俗與民情；換言之，林獻堂一年的歐美之行，也非一般的旅遊；頗有學梁啟超赴歐取經之味道；尤其臺灣文化協會正值左派奪權之際，做為始創者情實難堪。他在這次旅遊中可能是父子三人再次如此長期一起生活，因攀龍十歲、猶龍九歲即已赴日求學；親情之樂也時見於遊記中；此外他在此次旅遊中得以瞭解歐美國家的自由、平等，並瞭解能否獨立就在於有無自治能力，他回國後辭不就臺灣民眾黨顧問之職，並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未始非在歐洲所得的靈感！在歐美看文學家、藝術家受到如此的重視，回臺後才在樸社洗塵會中提出要為堂兄林痴仙出版詩集；他也深感基督教之能傳佈到世界，是教徒努力犧牲的結果，他也期盼臺人有犧牲的精神；對美國能獨立成如此之強國，且白宮又不如臺灣總督府氣派的情況下，深深體會共和國的優點，他歎羨美國獨立，託言獨立鐘，曰此鐘有知當不知如何高興？對英女王的平民化，英國海德公園言論的自由，使他對英國的制度有更深的認識，指出將來君主國中最高壽的當屬英國。由上述言論可知，林獻堂時時將歐美的情形拿來和臺灣比較，似乎已指出當時臺灣應走的一條路來！

《環球遊記》中充滿抗議、人道的精神，也充分發揮其幽默、勤謹的個性，不忘破除迷信，可說文如其人。

《環球遊記》先在《臺灣民報》連載四年，林獻堂也常應邀或自行演講，與聽眾分享其歐美經驗，本來要出單行本

，不僅已略作修改，且已請林幼春寫序，可能因時局的關係，並未出版。《環球遊記》再度與讀者見面是刊登在《南方雜誌》第八十二號，不料因登英國見聞錄中有誇譽英國之處，遭人檢舉，日本右派賣間善兵衛趁戰時想藉此一事件再製風浪，林獻堂當時身任臺灣總督府評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可謂位高，然在臺日人因嫉軍部及總督府尋求臺人合作，虞有被犧牲之勢，故再生事端。幸虧長谷川清總督低調處理，賣間本身也因案被告，事遂寢。

由《環球遊記》事件，再參諸稍早的《臺灣新民報》事件、祖國事件，日人對林獻堂似乎極盡監督、陷害之能事；然而日本政府卻又以臺灣總督府評議員、皇民奉公會本部參與來「籠絡」他，這種兩面做法迫林獻堂就範，使其盡力皇民奉公會活動，以抵銷其「過」的做法，令人深深覺得做為一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之悲哀！

林獻堂一向被視為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領導者，他文學的一面卻被疏忽了。林獻堂的詩平易近人，不寫詰屈聱牙的字，不用冷僻深奧的典，雖然意境、辭彙不如痴仙、幼春，但其詩史的價值則過之。《環球遊記》這部書，不僅有其史料價值，由此得知林獻堂的一些思想脈絡，且有其文學價值。《臺中縣文學發展史》在評論林獻堂的文學造詣時，有如下的說法，錄之以做為本文的結語。

林獻堂從來不以文學家自居，他一生領導臺灣人從事非武裝抗日運動，但其古典詩、散文都是很好的作品，即使他不以文學家的面貌出現，他所留下的作品，都將使臺灣新文學更為輝耀燦爛。（註二〇五）

【註 釋】

- 註 一：林獻堂於五月十二日早上十時二十分離開霧峰，但五月十五日早十時才在基隆登上鳳山丸，故自十五日算起。〈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十五日。
- 註 二：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二九、頁一五〇—一五四。
- 註 三：廖振富，〈樸社三家詩研究——林痴仙、林幼春、林獻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八十五年，頁二九—三三九。
- 註 四：據日治時期服務於臺中憲兵隊通譯的游禮權言林猶龍是臺中憲兵隊的英語二等通譯。見許雪姬訪問，王美雪、傅奕銘記錄，〈游禮權先生訪問紀錄〉，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十日、九月六日、八十六年四月十九日於豐原市游宅，未刊稿。
- 註 五：〈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
- 註 六：同前書，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 註 七：同前書，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昭和四年日記方始完全無缺一日，余之日記能得完全無缺日者，則自此年始也。」
- 註 八：〈環球遊記〉，收入《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頁三六六。
- 註 九：同前書，頁三五六。
- 註 一〇：〈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 註 一一：同前書，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 註 一二：由於〈灌園先生日記〉缺一九二八年，故自是年一月一日到五月二十五日的行程由環球遊記中節出。
- 註 一三：在日本駐英大使館得到後藤長官之電報，請答應任職臺灣府評議會，此蓋知林獻堂已解除文化協會委員之職，又未參與臺灣民衆黨的活動，故有是壘絡（或者說是離間）的手段。林獻堂回電曰：「深謝厚意，緣有種種之事情不勝遺憾，謹此告辭。臺中其任命蔡蓮舫。」〈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註 一四：〈環球遊記〉，頁十八—十九，（六）病中記事，及〈灌園先生日記〉。
- 註 一五：出入巴黎五次，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自馬賽來住六日，第二次十月三日由倫敦來住四日，第三次十一月十日經德意志、丹麥、荷蘭、比利時而來，住三十八日，第四次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經意大利、瑞士而來，住十八日，第五次二月二十七日由西班牙而來住十六日共八十一日。〈環球遊記〉，頁二一，三、法國見聞錄，（一）光明之巴黎。
- 註 一六：同前註。
- 註 一七：〈環球遊記〉，頁二八，再會巴黎：「余寓居於巴黎，前後統計竟有三個月之久，而未嘗感著厭倦，反覺其趣味津津不盡哩！……今將與之訣別，……不得與春同住此平生所愛的都市，言念及此，不禁為之黯然。」
- 註 一八：如連雅堂《大陸詩草》共一百二十六首，他在中國的行蹤為「溯江、渡河、入燕都，出大境門至於陰山之麓，戰南而渡黃海，西遼瀋，觀覺羅氏之故墟而弔俄之戰跡，索居雞村，徘徊塞上，自夏徂冬，復入京邑。」見連雅堂，〈劍花室詩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四十九年），頁五，〈大陸詩草自序〉。
- 註 一九：〈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
- 註 二〇：〈環球遊記〉，頁二一，愛爾蘭自治。有關梁任公對林獻

堂所言，《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年譜，頁十四：「任公告先生曰：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臺人爭取自由。故臺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供無謂之犧牲，最好做效愛爾蘭人，對付英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臺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分壓迫臺人。」

註二一：《環球遊記》，頁二一。

註二二：同前書，頁八二，(五)波士頓。

註二三：同前書，頁三三，(八)馬爾賽。有人告以可將匯往倫敦的匯票，向舟中事務長兌換現金，乃以英金匯票與之兌換日金，又以日金換法幣，雖損失數十元，然已解決阮囊羞澀的大問題。

註二四：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昭和九年），頁二二九。

註二五：大園市藏，《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大正五年），頁十；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記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八十二年），頁二八。

註二六：賴子清編，《臺灣詩醇》（嘉義：作者自刊，昭和十年），頁二二。

註二七：《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〇年五月五日。

註二八：許雪姬訪問、王美雪記錄，《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十九日，八月二日、九日，八十六年十月四日、十二月八日。

註二九：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六八六四號，大正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六版。

註三〇：邱方坤，《愛國華僑的光輝榜樣——陳嘉庚先生》，收入吳澤編，《華僑史研究論集》（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一九八四年），頁三七〇—三八五。

註三一：《臺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頁二四一。

註三二：同前書，頁二二六。

註三三：林景仁傳世的詩集有《摩達山漫草》、《東甯草》、《天池草》。

註三四：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二五八；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六版。

註三五：大園市藏，前引書，頁十。

註三六：上村健堂，《臺灣事業界中心人物》（臺北：新高堂書店，大正八年），頁五五。

註三七：許雪姬訪問、丘慧君記錄，《林樾先生訪問紀錄》，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六日，於板橋林宅。按林樾為林景仁弟林剛義之子。《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頁三八。

註三八：《環球遊記》，頁八，巴黎舊雨。

註三九：林柏壽在《我與林灌園先生》（見《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頁四八三）一文中稱鐵道通車典禮，事在一九一〇年，查閱《臺灣大年表》，頁七〇，縱貫鐵道全通在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五日在總督府官邸開鐵道全通祝賀會及從業員慰勞會。另一旁證是豐原下南坑人張麗俊（升三）《水竹居主人日記》，明治四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有如下記載：「是日大甲溪鐵橋全部告竣，列車南下北上全島交通自今日始。」故一九一〇年實為錯誤。

註四〇：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收入《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頁五一—五六四。

註四一：霧峰林家共捐四萬二千四百圓。見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發表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舉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臺灣

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頁二，註六。

註四二：同註三八。

註四三：同註三九。

註四四：〈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註四五：同前書，七月四日黎龍在路上遇見文姑娘，本約當晚在其友人家見面，因林猶龍感冒未癒，約以他日。

註四六：梅牧師應為梅監霧 (The Rev. Campbell N. Moody, D.D.) 一八六六年生於蘇格蘭，於臺灣割讓那年的十二月十八日與蘭大衛醫生 (Dr. Landsborough)、康德烈牧師 (Rev. A. B. Nielson) 在安平上岸，開始了在臺的傳教生活。性喜傳道，足跡以臺中、彰化一帶為多，一九〇一年因體虛赴新加坡靜養，一九〇二年八月九日再回臺工作，一九〇八年因妻病而辭職。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再來彰化傳教，翌年十一月妻過世，葬於彰化。一九二四年因熱病而與再娶之妻回 Glasgow。以上見楊士義編著、林信堅校訂，〈信仰偉人列傳〉（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一九九五年增定版），頁一一九—一二四。林獻堂赴英時，他已回國，是年六十一歲。

註四七：〈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鍾氏到訪。

鍾氏曾來臺一次，文姑娘則剛由臺灣退休回英時，曾訪問霧峰林家。

註四八：同前書，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三十日。

註四九：同前書，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

註五〇：不著撰人，〈霧峰教會的簡史〉，收入〈霧峰基督長老教會設立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七。

註五一：〈信仰偉人列傳〉頁一五九—一六〇，〈朱文兩位姑娘〉。

註五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一九六五年），頁四七二，II英國長老會女宣教師，稱文安姑娘離臺在一九三四年。據〈灌園先生日記〉，所載當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離臺。

註五三：〈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註五四：同前書，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

註五五：蔡兩全傳教師在霧峰佈教時間為一九二五年四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也即將離任。見〈霧峰基督長老教會設立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十一，該書誤將蔡兩全寫成蔡兩金。

註五六：林姑娘即林安姑娘 (Miss A. A. Livingston)，於一九一三年來臺，一九四〇年離臺。據〈信仰偉人列傳〉頁二五五—二五六所載，他曾在宣教師會在彰化創立的一所女子小學校管理過，後因日本政府干涉太多，六七年後停辦。以後轉到長榮女子中學執教，並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到一九三七年間任該校校長。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西洋傳教士被迫離臺，她前往新加坡，再到馬來西亞，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在 Sumatra 過世，〈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四七三，誤為一九四五年才離臺。

註五七：〈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註五八：同前書，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註五九：〈環球遊記〉，頁七二，(四)日內瓦。

註六〇：同前註。

註六一：大園市藏，前引書，頁十。一九九二年過世後，曾在臺北舉辦其遺作展。

註六二：〈環球遊記〉，頁四二三，十一、美國見聞錄，(一)自巴黎至紐約。

註六三：〈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林獻堂得林

茂生信後，囑隨堂送臘儀。

註六四：李筱峰，《林茂生·陳祈和他們的時代》（臺灣：玉山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頁三四—三七。

註六五：《環球遊記》，頁七五，（二）紐約，雜碎爲笋肉菰薯合炒。

註六六：《環球遊記》，頁七五。

註六七：同前書，頁七六。

註六八：同前書，頁七七。

註六九：同前書，頁八二。

註七〇：同前書，頁八二。

註七一：同前書，頁九二。

註七二：《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

註七三：同前書，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

註七四：同前書，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註七五：《環球遊記》頁十一、二。威士敏士達寺（西敏寺），林獻堂寫道：「此等上自君王，下至民衆，無分貴賤，一視同仁，有此平民之精神，真是令人欽仰不置也。」

註七六：同前書，頁十三。

註七七：同前書，頁二〇。

註七八：同前書，頁七八。

註七九：同前書，頁九一。

註八〇：《年譜》收入《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八，有關葉榮鐘之分析。

註八一：《環球遊記》頁二一。

註八二：同前書，頁三六。

註八三：同前書，頁三七。

註八四：指昌德宮李王垠，他曾在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一日來臺。

註八五：《環球遊記》，頁三八。

註八六：同前書，頁六九。

註八七：同前書，頁八四。

註八八：同前書，頁八一。

註八九：同註八七。

註九〇：《環球遊記》，頁三七—三八。

註九一：同前書，頁六二。

註九二：同前書，頁十。

註九三：同前書，頁六三。

註九四：同前書，頁七六—七七。

註九五：同前書，頁八二。

註九六：同註九四。

註九七：《環球遊記》，頁八四。

註九八：同前書，頁八七。

註九九：同前書，頁八八。

註一〇〇：同前書，頁四。

註一〇一：同前書，頁八五。

註一〇二：同註一〇〇。

註一〇三：如同是樸社成員之一的張棟梁，反對文化協會會則修正爲男女平等。認爲自己若有十甲地，男女平等必配與五甲，且臺灣之婦女驕悍，若復主張平等則不可收拾矣！林獻堂告以平等不能只用財產解釋，應以人格視婦女爲人，尊重其人格；至於驕悍的原因是未受教育之故。見《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二月三日。

註一〇四：《環球遊記》頁二。

註一〇五：同前書，頁十七。

註一〇六：同前書，頁二十。

註一〇七：同前書，頁二八。

註一〇八：同前書，頁三四。

註一〇九：同前者，頁四九。

註一一〇：此句爲管仲的名言，林獻堂文中寫成，古語有之曰：「衣食足，然後知禮義。」同前書，頁五三。

註一一一：同前註。

註一二二：《環球遊記》，頁五五。

註一二三：同前書，頁七四。

註一二四：同前註。

註一二五：林南山告訴林獻堂選美的情況爲：「前日全國美人競選大會，加州亦有選出，然能合選者，非徒面善之美，而肉體之美，尤爲重要。當日選擇時，有美人百數十名，皆裸體，僅穿一短褲（似爲三點式泳衣），環行於此池邊。審查員乃一一評定其優劣之點，擇其優美者，送之參加於大會，然後再選花魁。」《環球遊記》，頁九一。

註一二六：同前書，頁五六

註一二七：許伯埏，《臺灣初の遊覽飛行》，收入許雪姬監修、許伯埏著，《許丙，許伯埏回想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八十五年），頁一八九。

註一二八：《環球遊記》頁四五三。

註一二九：《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註一二〇：《環球遊記》，頁三八。

註一二一：《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攀龍將於明日之船往東京，余之環球遊記就有遺漏之處，令其校對。」

註一二二：同前書，八月十九日：「欲再寫歐洲各國貨幣對照表，其貨幣之名欲翻譯漢字，而漢譯人名地名表中無此名辭，雲龍同余將人名、地名所用的字一字一字尋譯出來，如西班牙之ベセタ譯作彼塞塔，和蘭之グルデン譯作格盧登，丹麥之フロリン譯作佛羅林。以不正確之標準，較勝於無標

準。」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寫熊山公園遊記，遇華盛頓厄文之宅，命猶龍查厄文之傳記，欲略介紹此文學家之思想。」

註一二三：同前書，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環球遊記皆關一手整理，她已出閣矣！乃命雲龍抄寫維蘇威火山遊記一篇。」按林關於本年一月三日出閣。

註一二四：同前註。

註一二五：《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九日：「用三四時間〔小時〕寫花城遊記一篇，原稿關關，天成各抄一半。」

註一二六：同前書，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成龍之妻產褥熱頗劇，他歸去將近旬日，猶龍亦不在，遊記之原稿非今日寄往新民報社即赴不及印刷，不得已乃自抄寫。」

註一二七：葉榮鐘，《環球遊記校訂後記》，收入《環球遊記》，頁九四。

註一二八：《無悶草堂詩存》之序文預定由林獻堂撰寫，但因林寫美國遊記之故，尚未下筆，乃請主編之一的陳懷澄暫寬限時日，《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

註一二九：同前書，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

註一三〇：同前書，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

註一三一：同前書，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一日。

註一三二：同前書，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

註一三三：《環球遊記》，頁四八、八三。

註一三四：《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註一三五：同前書，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

註一三六：《環球遊記》，頁四七。

註一三七：同前書，頁七六。

註一三八：同前書，頁二三。

註一三九：同前書，頁三九九。

註一四〇：同前書，頁一二。

註一四一：同前書，頁五二。

註一四二：同前書，頁八一、五二。

註一四三：同前書，頁七八。

註一四四：同前書，頁五。

註一四五：同前書，頁二四。

註一四六：同前書，頁五〇。

註一四七：同前書，頁七八。

註一四八：許雪姬訪問、傳奕銘記錄，〈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民國八十四年於明臺保險公司。

國八十四年於明臺保險公司。

註一四九：許雪姬訪問、記錄，〈林瑞池先生訪問紀錄〉，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六日；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八日，於日本

東京祖師谷林宅。

東家祖師谷林宅。

註一五〇：〈環球遊記〉，頁十。

註一五一：同前書，頁四二。

註一五二：同前書，頁七七。

註一五三：同前書，頁五、六。

註一五四：同前書，頁二。

註一五五：同前書，頁十三。

註一五六：同前書，頁三五〇。

註一五七：同前註。

註一五八：〈環球遊記〉，頁七二、七三。

註一五九：同前書，頁三八。

註一六〇：同前書，頁四二。

註一六一：同前書，頁八八。

註一六二：同前書，頁九三。

註一六三：〈臺灣大年表〉，頁一七〇、一七一。五月十四日趙明河

行刺被捕，七月七日在高等法院召開特別公判，禁止傍聽，十八日宣告死刑。

註一六四：賴志彰，〈霧峰林家留真集〉（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頁一九六，有〈一九二八、十一、十五

林獻堂先生歐遊洗塵會紀念攝影〉一幀，上有「踏遍五洲

一區，按理回來及洗塵會的舉行應該有一段時間，由於本

年林獻堂的日記缺，因此沒能查出何日回臺，〈年譜〉中

亦未提及正確月日。實則林是十一月十日回臺，見傅錫祺

，〈樸社沿革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〇種，頁三十

。

註一六五：詩曰：「萬里歸來遂壯遊，遙探北米與西歐；姓名已足傳

千載，蹤跡還經印五州。文物風光憑飽閱，民生國計待宏

謀，壓裝定有鴻泥卷，他日刊行惠我不？」轉引自〈臺中

縣文學發展史〉，頁一五四。

註一六六：〈臺灣大年表〉，頁一七三，昭和三年十一月。

註一六七：是日前往參加的樸社成員有傅錫祺、林耀亭、吳子瑜、王

石鵬、張棟樑、張玉書、蔡子昭、鄭汝南、吳上花；此外

有非社友的楊以專、林瑞騰、林資彬、林浣翠等人。〈灌

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傅錫祺在其詩集

中留下〈沁園同社令萱堂吳太夫人八十大慶詩以祝之〉的

詩。見傅錫祺，〈鶴亭詩集〉（上）（臺北：龍文出版社

，民國八十一年），頁一五六。

註一六八：大冶吟社成立於一九二一年，鹿港籍的樸社成員陳懷澄、

莊太岳等欲重振故鄉文風，提攜鹿港後進、發揚民族氣節

，招集施家本、丁式周、鄭汝南、蔡子昭、許逸漁、陳子

敏、朱啓南等共組大冶吟社，是樸社的外圍組織，見施懿

琳，〈彰化文學圖像：日據時期彰化文學發展概述〉（彰

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民國八十五年），頁七九、八一

註一六九：〈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三日。

註一七〇：如水社是爲了改善臺灣社會，網羅臺灣青年知識階級而設，以林柏壽、林熊光、林履信爲重要成員，如水社包括三部分，一是如水俱樂部，一是學術時事研究部，一是社會事業。見大園市藏，〈板橋林本源家〉（臺北：日本殖民地批判社，昭和五年），頁十二，〈林熊光氏〉、〈林履信氏〉。神田正雄，〈動きゆく臺灣〉（東京：海外社，昭和五年），頁六〇、六二。

註一七一：〈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註一七二：〈臺灣民報〉，二三六號，昭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五版。

註一七三：〈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三日。

註一七四：同前書，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

註一七五：同前書，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註一七六：同前書，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註一七七：同前書，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註一七八：同前書，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黃老福亦在訪林獻堂時告訴他希望早日看到出版，見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

註一七九：同前書，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註一八〇：同前書，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註一八一：同前書，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註一八二：所謂風月乃取義於吟風咏月，鼓吹風雅。第五十五期迎春詞有「蓬萊島上好風月」，旨在鼓勵詩者竟日勞生之餘，時時吟風弄月，然風月也確實登了些風花雪月之文，此亦爲要改成南方雜誌配合政策的原因。

註一八三：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二一、一二五。據〈風月報〉

第六十八期所載，編輯顧問是謝汝銓，主筆兼主幹是徐坤泉，外務主任兼發行人是簡荷生，編輯是林錫牙、林萬生。見〈風月報〉，第六十八期七月號（下卷），昭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註一八四：〈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一八五：同前書，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

註一八六：同前書，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略謂：「簡君荷生屢次來商重刊環球遊記，古人所謂十日黃花已嫌其遲矣！何況十年前之遊記也。然感君熱誠，遂不揣固陋，許其與讀者諸君復相見於南方雜誌。」

註一八七：同前書，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註一八八：同前書，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

註一八九：同前書，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

註一九〇：臺灣總督府，〈臺灣日誌〉（臺北：南天書局，一九九四年），頁三二一，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一九一：〈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

註一九二：所謂〈臺灣新民報〉事件，是指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臺灣新民報〉將新年奉祝版亞細亞大陸圖印錯，賣間乃在一月九日前往總督府見小林總督，希望能停止臺灣新民報刊行，翌日再以「大日本生產黨臺灣黨務府」爲名給臺灣新民報提出勸告書，要臺灣新民報廢刊。見春山明哲解說，〈臺灣島內情報・本島人の動向〉，臺灣島內情報，昭和十二年第二號，頁二七，〈大日本生產黨務局幹部等新民報二警告書〉，頁二八、二九。

註一九三：所謂祖國事件即一九三六年四月林獻堂隨臺灣新民報社華南考察團到中國，當一行人抵上海，接受招待時，林獻堂致謝辭時說出：「此番回到祖國」，被自稱愛國政治同盟

員的賣間於六月十七日始政紀念日，臺中州廳舉辦的園遊會上，批林獻堂之右類。見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下）（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頁三二四。

註一九四：《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

註一九五：同前書，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十九日。

註一九六：林獻堂認為君主國應不包括日本，唯很難自圓其說。見《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

註一九七：同前。

註一九八：同前書，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註一九九：同前書，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註二〇〇：同前書，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註二〇一：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一四一—一四二。賣間想再一次打擊林獻堂，但此時太平洋戰爭已爆發，初期日軍雖勝利，但高層人士對戰爭之結果仍有戒心，總督府想利用林獻堂的號召力，以結合臺灣民衆之力量，故不敢太過苛求。

註二〇二：賣間貸得官地一甲八分在林獻堂地旁，賣間居然將林獻堂的佃人所播種的稻割去，林獻堂乃提出訴訟。

註二〇三：《灌園先生日記》，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十四日。

註二〇四：《環球遊記》，頁九四，葉榮鐘，《環球遊記校訂後記》。

註二〇五：《臺中縣文學發展史》，頁一五四。

作者簡介

姓名：許雪姬

籍貫：臺灣澎湖

學歷：臺大歷史系博士班畢業

經歷：現任中研院近史所、臺史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

— 臺灣文獻 第四十九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南投 —